

海外见闻录

——中央电视台记者海外采访纪实

主 编 臧树清
副 主 编 周金华
责任编辑 一 涓
 宋连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编者的话

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南极探奇，赤道揽胜；联合国采访，五大洲拍摄；上至国王、首脑，下至平民百姓，真可谓“阅尽人间春色”。把这些珍闻、奇闻、趣闻记录下来，供全国电视工作者借鉴、了解；供广大读者欣赏、阅读，无疑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编辑而成的。

《海外见闻录——中央电视台记者海外采访纪实》一书，共收录了41篇文章，作者绝大多数是具有几十年采访报道经验的高级记者、高级编辑，也有一些是活跃在电视采访第一线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记者。他们撰写的采访纪实、见闻散记等，内容生动，取材新颖，文字流畅，读者在阅读时，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南极洲采访的鲜为人知的珍闻、趣闻；了解到这些地方的异国风光、民俗风情；同时也会体验到电视记者在采访中遇到的艰难险阻、酸甜苦辣；此外还可以增加国际知识、体育竞赛知识以及电视采访知识等。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融知识性、趣味性、欣赏性为一体的书，很值得一读。从电视同行看来，它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采访经验，可供借鉴与参考，所以也值得浏览。开放的中国要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问世，对我们改革中的社会也会有裨益。

1993年10月10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采访胡志明.....	朱景和 (1)
在联合国采访的日子里.....	吕逢欣 (11)
尼泊尔探奇.....	邓勤 (37)
扶桑采访散记.....	减树清 (51)
访松下幸之助和他的公司.....	减树清 (57)
日本的土地利用.....	减树清 (66)
天然动物园历险.....	张丹 (77)
格雷岛上的奴隶屋.....	张丹 (83)
絮语慕尼黑之行.....	寿沅君 (88)
莫斯科印象.....	黄望南 (97)
克拉科夫访古.....	黄望南 (102)
肖邦故乡行.....	黄望南 (106)
斯诺故乡行.....	张复华 (111)
大洋隔不断的友情	
——访美杂忆之一.....	陈志昂 (118)
室内公园情思	
——访美杂忆之二.....	陈志昂 (123)
奇妙的地下博物馆	
——访美杂忆之三.....	陈志昂 (127)

天堂和地狱的缩影	
——访美杂忆之四.....	陈志昂 (131)
凝固的风帆	
——悉尼歌剧院漫步.....	黄望南 (136)
扬威巴黎.....	胡恩 (139)
罗马《初夏之夜音乐会》的美好回忆.....	张复华 (141)
东京24小时采访纪实.....	朱景和 (147)
美国费城见闻.....	赵群 (160)
访欧日记.....	胡恩 (166)
圣河口和大施场	
——访印札记之一.....	朱景和 (170)
鹿野苑——佛初转法轮处	
——访印札记之二.....	朱景和 (178)
戒杀生与宗教相残——从那烂陀寺到灵曦堂	
——访印札记之三.....	朱景和 (185)
寻访曲女城	
——访印札记之四.....	朱景和 (195)
访德见闻.....	张海潮 (202)
水城散记.....	张朋石 (206)
南极奇观.....	庞一农 (212)
东欧纪行.....	孙素平 (221)
“小行星”的电视之旅.....	李近朱 (228)
战后的科威特.....	王传玉 (252)
访瑞杂记.....	胡云 (258)
在巴塞罗那的日子里.....	师旭平 (264)
奥运村一瞥.....	汪永兴 (280)
圣淘沙——新加坡的骄傲.....	贾鸣之 (286)
难忘的新西兰之行.....	曹广来 (289)

远征欧亚

- “巴黎、莫斯科、北京汽车越野赛”电视报道
纪实.....张 兴（298）
- 访美札记.....贾鸣之（317）
- 1992年8月访问俄罗斯见闻
- 参加莫斯科《后蒙特利尔——92》电视节散记
.....朱景和（321）

采访胡志明

朱景和

—

与其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国家元首，毋宁说他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受人尊敬的长辈。这就是胡志明主席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在驻越南采访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是见他机会最多的记者之一。不管是在大会主席台上，还是与人促膝交谈，他永远是那么慈祥、亲切。银发皓须，目光和蔼，可贵的老来瘦。身上好像总是穿着浅灰色或乳白色布料的中山装，脚上穿的总是青布鞋。无疑的，这也是他几十次留在我的黑白影片里的一贯形象。巴亭会堂，每逢集会，最后一个项目总是他站起来指挥大家合唱中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唱完之后，他把鲜花转赠给乐队指挥，指挥再把它一枝一枝地分赠给会场里的群众。这时候，会场里的气氛，也总是达到沸腾点。有时候，他会主动走下台来，到群众当中，和人们握手、照像。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含情分手。

1966年10月30日下午，五百名代表出席的英模大会已经结束。主席台上的领导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后台门走去。他突然转回身，走下舞台，走到代表中间，找到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

的，一起照像。然后，又与青年男女，一个一个合影留念。人们都哭了，哭得那么高兴。他，76岁高龄的领袖，也终于忍不住热泪盈眶。

每当回忆起此情此景，我便会联想到老人传奇般的生平：终生奋斗，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以革命为家，早已把人生伦常之情转化为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感情。因而，与人民接近，是他的一大快事。越南人很少称他主席，上上下下都叫他胡伯伯。人们和他在一起，总像家人聚首，既亲切又随便。

二

从20年代，越南人就崇拜一位叫阮爱国的传奇人物。他有学问，有胆识。他不愿作殖民主义臣民（越南，于188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为了民族独立，为了寻求真理，他周游列国，学会用八国语言文字从事革命活动。敌人把他视为最危险的人物：在越南，在中国，在暹罗（今泰国）、香港、新加坡，他到处都是被追捕（或监禁）的对象。他却不屈不挠，斗争艺术越来越高。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东方共产党人的唯一代表；他以中国广州、上海、昆明为基地，以卖香烟、卖报纸维持生活，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苏联的鲍罗廷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阮爱国应聘任鲍罗廷的英语翻译，参加中国的大革命，同时研究三民主义，指导越南的反法斗争。他还在廖仲恺的帮助下，组织“亚洲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开展国际反帝斗争。1945年，越南的八月革命成功，胡志明当选为国家主席，有些人颇为不平：为什么不许阮爱国当主席？其实，胡志明就是阮爱国。他的原名叫阮生宫，是革命活动使他再三再四地改名换姓。少年随父远游易名阮必成，青年时代投入革命活动改名阮爱国，上轮船当杂役叫阿三，在苏联取名利诺夫，到暹罗叫陶九，留居香港化名宋文

初，回越南人们叫他秋大爷。他用过的中国名字最多：李瑞、王山而、王达人、王先生等等。胡志明是他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使用的名字。有人说，他的化名有上百个。每个化名都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

三

他的原籍，在越南中部的义安省南檀县金莲村。我第一次南行采访，有机会到过他的家乡。修竹绿树之间，有一座重建的胡志明旧居：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三间正房，土墙草顶，竹篱笆，典型的中部农村人家。青年时代的胡志明当过教员、海员、杂役、新闻记者，后来便成为职业革命者。

在法国，他以当杂役的微薄工钱维持生活，坚持学习。最初他只能用法文写几行字的短消息，后来便能写评论，以至写小说、剧本，抨击殖民主义的罪行。

在暹罗，他经常靠到寺庙吃布施，坚持革命活动。为了躲避法国人的追捕，他甚至一度削发为僧。他动员一起流亡的越南革命者学暹罗语，从每天十个单词开始，有人嫌太慢。可是，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按计划坚持学成。

在香港，他祸不单行，先被捕，后染重病。法国当局阴谋置他于死地，千方百计要引渡他。幸得英籍律师罗士比为他辩护，胜诉以后，化装逃走，才免遭杀害。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他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作为军事顾问团成员，与叶剑英同志一起，到湖南衡阳等地从事国共合作的抗日工作。1942年7月，他再次到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在广西足荣遭到无端逮捕，辗转押解，历经13个县市18座监狱，达一年之久。在狱中，他用中文写成古体诗集《狱中日记》，以歌代哭，以诗代诉，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记事抒情，充分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

贞和必胜信念。《狱中日记》是他真实生活和情操品格的生动写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记述狱中苦难生活的《癞疮》说：“满身红绿如穿锦，成日捞搔似鼓琴。穿锦囚中都贵客，鼓琴难友尽知音。”《四个月了》一诗写道：“因为，四月吃不饱，四月睡不好；四月不换衣，四月不洗澡。所以，落了一只牙，发白了许多；黑瘦像饿鬼，全身是癞痧。幸而，持久和忍耐，不肯退一分；物质虽痛苦，不动摇精神。”《重病》写道：“外感华天新冷热，内伤越地旧山河。狱中害病真辛苦，本应痛哭却狂歌。”《惜光阴》：“苍天有意挫英雄，八月消磨桎梏中。尺璧寸阴真可惜，不知何日出牢笼。”他对抗日前景的评说是：“中华抗战将六载，烈烈轰轰举世知。胜利虽然有把握，仍须努力反攻时。抗日旌旗满亚洲，旌旗大小有差殊；旌旗大的固须有，小的旌旗不可无。”我到越南不久，一位叫阮辉欢的翻译朋友，赠送我一本越中两种文字版的《狱中日记》。两年中，我经常阅读，十分喜爱。

四

民族领袖，国际主义斗士，这是历史铸于胡志明的鲜明特征。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越南人都知道他青年时代发下的誓愿：革命不成功誓不成家。他看到了抗日胜利，抗法成功，但是，没有看到越南的南北统一。

越南人民对他的热爱之情，是无以复加的。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都会看到，人们把他的标准像敬供于正厅中间，按时焚香，鲜果不断。他是人们心中的菩萨。

一位作家拜访老越侨民先生，请他谈谈在法国的阿三。民先生赞不绝口：“瘦弱机灵的阿三，是个好人。我今天能读会写，是阿三的功劳。”他又津津有味地回顾他们如何一起当杂役，阿三如何当海员游历非洲。访谈结束了，作家问老人：“你知道阿三现在

怎样吗？”“不知道，真遗憾。”作家指指神台上的领袖像：“请你回头看看，他就在那儿。”老人睁大眼睛，像弹簧一样跳起来：“胡主席！这是真的？你怎么知道？阿弥陀佛！我要告诉老伴和孩子……”

越南人尊敬胡伯伯。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以他的生日、岁数命名的地名、工程名、单位名到处可见。而“胡志明小道”，则是他的对手、美国的战略家们为一条重要军事交通线的命名（60年代，越南人民为了抗美救国，在纵贯越边界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开辟了从北方到南方的秘密军事交通线，把大量的军事物资和人员送往南方解放区。详见《胡志明小道》）。胡志明这个名字，在他的人民和他的敌人心目中，同样重比千钧。

五

1966年10月1日凌晨四点半，我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卢长利来到河内市郊的一个高射炮阵地，准备拍摄胡志明主席视察的情景。这时候，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破坏战争升级到轰炸河内已经两个多月了，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胡志明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局部动员令》以后，河内市民大批疏散下乡，战斗空气十分紧张。这是一次特别拍摄任务，到场采访的只有三个单位的记者。我们和战士一样，在微弱的晨光中作好各种准备。胡伯伯的小汽车按时到来，全连官兵在各自的位置上，鼓掌欢迎。他，还是那身半旧中山装，青布鞋，轻松地步上阵地。同时，用手势向人们致意，让大家停止欢呼。听取连长不足一分钟的战斗情况报告之后，便开始观看对空战斗操练。

于是，观察兵按照最复杂的设想，报告敌情；指挥员果断下达命令；六门37炮的炮管，伴着战士们响亮的应答声，向着相同的方向和高度转动，迅速而又正齐。胡伯伯以鼓掌结束了本来就

很简单的程序性汇报。他走到炮台旁，和战士们交谈。询问他们的年龄、籍贯，打过几次仗，打仗的时候怕不怕？又询问战士们有没有害病的？叮嘱人们吃好、睡好、身体好，才能坚持长期战斗。

这时候，晨雾开始消散，朝阳的曦晖，透过薄雾，透过密林，把炮阵地照得亮亮的。随从的保卫人员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胡志明老人却似乎忘了空袭的危险。他说着话，掏出中华牌香烟，一支一支地分给每一个战士和身边的人，连我们几个记者也不例外。当他得知我们是中国记者时，特别伸出手向我们祝贺国庆。走出阵地，他要人们领他去看连队的伙房。那是几间工棚式的简易房子，就在阵地旁边，是准备随时搬走或炸毁的。平时供餐方便，打起仗来炊事员参战也方便。虽然简陋，但是卫生还好，食物也充足新鲜。他一一看个仔细，点着头，表示满意。

六

我采访胡志明的另一种机会，是他不拘规格地会见中国人。

我在越南的两年里，正逢苏联当局对越南问题从甩手政策变为插手政策。越南在公开对华对苏关系上，保持着平衡外交态势。中越间的许多交往活动，越方不报道，或只作最简单地报道。有关胡志明的报道，就是典型例子。

在河内，胡志明与中国人的来往，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元首的礼仪范围。让人深深感到，他与中国人之间非同一般的感情联系。他的言行，绝不是一般地“搞外交”。因而，我的采访也就有报道与不报道之别。凡是只到场不拍片的时候，所见所闻印象更加深刻。有些礼仪之外的活动，甚至成为传奇故事：1966年10月的一天，在河内机场，人们正在按部就班地迎接区梦觉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刚步下飞机，迎客的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握手寒暄，突然，一辆轿车直奔跟前，二话不说，拉上人就走。人们无不愕然。只有眼神快的个别人，看见车里坐着胡志明。区梦觉大姐成了主席府的特别客人，两位古稀老人，在绿草坪上回首当年在广州从事地下活动的苦苦乐乐。而住宾馆、礼仪活动，倒成了她访越的附加项目。报纸的例行报道，仅是一句极平常的语言：胡主席接见区梦觉率领的中越友好代表团。

他常在主席府小花园会见中国客人：一杯清茶，促膝畅谈。他的谈风，坦诚而轻松，言谈中时时流露出他对中国国情的关心和了如指掌。他与《红旗》杂志的主编探讨普及马列主义理论问题。当他得知刊物的发行量以后，点头之间便把这个巨大数字作了剖析：中国人多，党员也多，理论杂志的发行数量还应该增加。他与中国工人出身的诗人李学鳌、农民作家王吉元会见，畅谈文学艺术与生产劳动的关系问题，诙谐而深刻；与巴金见面，赞扬他活到老写到老，为人类创造无价的精神财富。他与作家魏巍一见面就开玩笑：“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三座大山，你头上还顶着山！你在家，一定怕老婆。”大笑之后，主宾之间的界限便不复存在。他由衷地赞扬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说它对越南青年有很大影响。魏巍则表示，他将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样，认真采访，歌颂越南军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节假日，胡志明主席常把在河内半工半读的中国留学生叫来，用越语交谈，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和他们一起吃饭。亲自为他们修订课程计划和授课方式。鼓励他们和河内百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比赛，看谁的成绩好。这个半工半读“学校”，是他和周总理商量办的。他自任名义校长。学生分在河内的五家工厂，除定时上课以外，就是跟班劳动、学习越语。他说，这是学习20年代一批东方革命青年赴欧洲留学的经验。这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教育部选派的留学生，在他的直接关照下，满怀信心地学先辈精神，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两艘货轮为运送援越物资，在海上遭到美国空军袭击。海员到达河内，他亲自过

问，要求有关方面安排他们认真检查身体，治疗，休息。当时，中国的援越工程部队、铁道兵部队，都配有防空力量，直接对空作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一次，他接见中国军官组，听取汇报，当谈到部队在最初对空战斗中也有不少伤亡时，他问得很详细。并当场责问越方人员：“为什么不向中国同志详细介绍情况，尽量减少损失？”

胡志明主席喜欢中国艺术。每次中国艺术团访越，中国大使都在小礼堂安排专场，为他演出小型节目。只要他一到场，小礼堂便活跃起来。他能叫出东方歌舞团一些演员的名字，能点出他们的代表性节目，甚至能说出谁是人民代表、青联委员。跟他在一起，人们就像亲友重逢：轻松愉快，欢声笑语，气氛融融。他拿起一支香烟，坐在旁边的一个青年演员热情地为他点火。不知为什么，胡志明刚要对火，她的手一抖动，火灭了。如此连续两次。众目之前，这一老一少像在表演，人们不禁笑起来。一看就知道她不会抽烟，有些紧张。胡主席面露微笑，好像在说：“别慌，再来！”第三次终于把烟点着，人们又不禁鼓起掌来（这个有趣的细节，曾为我提供一个长长的近景画面，为节目增色，引起编辑们很大兴趣）。他听说艺术团在河内演出以后，将分几个组到战斗激烈的省份去演出小型节目，同时体验生活，丰富创作。他连连点头，赞扬艺术团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深入工农兵，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

七

1966年12月14日，美国飞机侵入河内上空，发射空对地导弹，袭击中国驻越大使馆和新华社河内分社。这无疑是美国又一次试探中国的反应，也是战争升级的重要步骤，必定为世界舆论所注目。越南副总理阮维桢、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吴田，相继前往

慰问。我刚好从外地归来，匆匆赶到现场，拍好新闻，立即寄出。当晚八点多，又接到使馆电话，要我马上带着摄影机到使馆，说有急事。原来是胡志明主席要亲自来察看破坏情况。我刚把设备准备好，一辆小汽车直奔使馆内院而来。我适时打开电瓶灯，准备开机。一位越南干部和一位中国外交官走近我，小声说：“别拍了。”我不无遗憾地收起摄影机。因为防空停电，加上我的电瓶灯一开一关，面前一片漆黑。朱其文大使搀扶着老人，却慎于迈步。我急忙从旁边开亮电瓶灯，充作电筒照亮前面的路。大使陪他察看被炸毁的两层礼堂小楼。这是胡志明常来参加活动的所在，他很熟悉。一颗小型导弹击中楼顶南头。楼房被毁，弹片进到隔壁的大使住宅楼和新华社的办公楼，有些轻微破坏。武官处官员拿来导弹碎片给他看，告诉他导弹型号、破坏力等。

远在美国轰炸河内之初，越南政府便发布公告，说明外交使团在河内已经无法保证安全，建议各国驻越机构尽可能减少人员。于是，外国人纷纷撤离战火紧逼下的河内。只有中国的驻越机构减员不多，相反以各种形式赴越的支援人员却与日俱增。

胡志明边察看现场边询问有关情况，听说大使馆和新华社的人员安全无恙，便一再说：“这就好！这就好！”又问大使馆有多少人？防空设施如何？能否保证人员安全？疏散计划怎么样？他对在场的中国同志说：“房子毁了，算不了什么，以后造更好的。只要有人就能继续战斗。”

空袭下的河内，白天已不见往日的热闹，夜间管制灯火，汽车只能开“防空灯”（一种只照近前的特制罩灯）行驶。胡志明老人的小汽车，一出门便消逝在浓重的夜幕里。这次非同一般的来访，他在导弹爆炸现场的话语和情意，深深地留在中国人员的记忆里。

这一幕，至少证明在空袭频仍的日子里，胡志明还留在河内；也证明在最严峻的日子里，他更加身体力行地加深着中越两国之

间的感情联系，比什么都珍贵的感情联系。而美国人却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的狂妄和愚蠢。

当天，新华社和越通社便把美国空军犯下新罪行的消息，发遍全世界。两国政府同时作出措词强烈的反应。对胡志明的夜间亲临察看和慰问，却没有报道。

1967年2月—1992年2月

在联合国采访的日子里

吕逢欣

1973年9月第28届联大开幕前夕，中央电视台决定由我和戴维宇同志为特派记者，随中国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对第28届联大和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做电视采访报道。

为了搞好这次采访报道工作，我们台领导孟启予、戴临风、任继胜等再三叮嘱我们：“这是一次世界性的国际会议，与国内的一般性报道不同，要以我为主体，多拍摄短小新闻，要通过对大会的报道，看出第三世界力量的发展壮大……”在我们临行的前一天上午，外交部副部长、出席第28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同志，在外交部小会议室同代表团成员会见，讲到电视报道工作时，也提到了上述要求，并且强调：“我们电视记者和外界记者打交道多，要注意礼节，不卑不亢。有时他们挤碰我们一下，不要发脾气……”他们的这些教诲与勉励，不论对我在第28届联大期间的采访，还是对我后来所从事的涉外采访，都有极大的帮助。我所理解的“非同寻常”，就是以我为主，谦虚礼让，有礼有节，不卑不亢。

9月14日晚，我同戴维宇一起，随代表团搭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取道卡拉奇飞抵巴黎戴高乐机场，又从那里转乘法国航空公司波音747大型客机，跨越大西洋飞往纽约。现

在，若从北京直飞太平洋彼岸的纽约，只需十几个小时，可是20年前，在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无直达航线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搭乘巴、法两国飞机，航行一个“Z”字形的弯路，加上途中等候，转乘飞机的时间，共用了40多个小时才飞抵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到达纽约，代表团一行下榻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寓所。

庞然大物联合国

纽约，10017——联合国永久总部所在地的联合国大厦，坐落在曼哈顿东区第42街和第48街之间的东河岸边。它是根据美国国会1945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将联合国永久总部设在美国的邀请的决议，并接受了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850万美元赠款，购买了18英亩的地址兴建起来的。它由美国等10个国家的设计顾问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拟定设计方案，于1949年10月24日（联合国日）奠基、1951年6月全部建成使用。它以39层楼的秘书处办公大楼为主体，同与东河平行的长而低的会议大楼、大会堂和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等另外三个相互联接的现代化建筑物构成了一个建筑群。联合国大厦，就其建筑规模和高度而言，它没有华尔街百万富翁们所拥有的摩天大楼那么豪华与奢侈；也没有斐声于全世界、高达100多层的帝国大厦和世界贸易中心那么宏伟与高大。但是，不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即使登临第五大道102层高的帝国大厦的瞭望台，或者登上120层高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之巅去俯视，以及在东河对岸去拍摄它在水中的倒影，都会给你一种雄踞东河之滨的庞然大物的威严、壮观之感，而且愈临近处这种感觉就愈甚。它之所以给人如此强烈而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入主这所大厦的“主人”不是别的，而是当今世界上超越国界的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